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第一章

介绍

摘要:本章介绍了伙伴关系的故事,旨在指导各地方和全球社区利益相关者了解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HW&PE)的当代发展方向和未来优先事项。联合国指出，“伙伴关系”对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至关重要,并有助于持续努力实现健康和福祉方面的平等。因此,伙伴关系之旅意义重大

这篇报道意义非凡,因为它为家庭与体育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洞见。鉴于目前研究中存在基层“行动中的伙伴关系”方面的空白,这篇文章可谓恰逢其时。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伙伴关系、教育机会、挑战与磨难、学习成就以及感恩之心。故事情节交织着各种叙事线索,最终呈现出各种理念、主题和模式（Ewing 2010）。本文旨在为本地和全球社区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指导,帮助他们理解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HW&PE)的当代发展方向和未来优先事项。联合国指出，“伙伴关系”对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以及持续推进健康和福祉平等至关重要。本文中的伙伴关系指的是小学、大学和社区体育组织之间的社区合作。

© 编辑（如有)和作者 2016 T. Lynch,《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未来》，
DOI 10.1007/978-3-319-31667-3_1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指出,这些伙伴关系“对于实现更广泛的终身教育成果至关重要，这些成果包括健康和福祉,以及个人和社会发展”（UNESCO 2015,第44页）。世界展望会全球倡导副总裁查尔斯·巴德诺克先生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特别活动“2015年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使其发挥作用,以促进2015年后发展议程”上表示,目前缺乏关于正在实施的伙伴关系、行之有效的跨部门伙伴关系的信息,因此亟需来自基层的报告。“遗憾的是,如今关于伙伴关系有效性的数据匮乏……我们需要从哪些有效、哪些无效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所有层级的跨部门伙伴关系都应如此”（Badenoch 2015）。因此,分享和倡导这一社区伙伴关系倡议的故事意义重大。

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是 2000 年至 2015 年千年发展目标 (MDG) 的延续,但其受众群体与千年发展目标有着根本的不同。
千年发展目标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Thwaites 2015），“帮助超过 10 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在消除饥饿方面取得了进展,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女孩能够上学,并保护了我们的星球”（联合国2015 年,第 3 页）。

千年发展目标包括：

1. 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2. 实现普及初等教育;3. 促进
性别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4. 降低儿童死亡率;5. 改
善孕产妇健康;6. 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7. 确保
环境可持续性;8. 建立全球发展伙
伴关系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适用于所有国家,包括澳大利亚”（Thwaites 2015）,澳大利亚是共享伙伴关系的平台国。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峰会通过决议,正式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取代了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将通过合作关系实施,并以千年发展目标为基础。《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含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全部旨在未来 15 年内逐步实现。
这些目标“是真正的全球性挑战,需要所有国家共同努力才能找到解决方案”（Thwaites 2015）,其中包括：

目标 1: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目标 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和改善营养,并提供可持续农业。

目标 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目标4: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并促进
为所有人提供终身学习机会。
目标 5: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目标 6:确保水和卫生设施的供应和可持续管理
人人皆可享受。
目标7:确保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可持续和现代化的能源。
人人享有能源。
目标 8: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享有
体面工作。
目标9:建设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
工业化,并促进创新。
目标 10: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目标11: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可持续的。
目标 12:确保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目标 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海域和海洋资源
用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目标 15:保护、恢复和促进陆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
漠化,遏制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

目标 16:促进和平、包容的社会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所有人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并在各级建立有
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目标17:加强执行手段并重振全球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

目标 3 和 4 代表了家庭作业和体育教育。特别是具体目标 3 和 4。
目标 3.4、3.d 和 4.1：

目标 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4到2030年,通过预防和治疗,将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并促进心理健康和福祉。3.d加强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国家和全球健康风险进行早期预警、风险降低和管理的能力。

目标 4:确保人人享有包容和优质的教育,并促进终身学习
学习。

4.1 到 2030 年,确保所有女孩和男孩都能完成免费、公平和高质量的小学和中学教育,从而取得相关和有效的学习成果。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一种身体、心理和社会完全安宁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世卫组织， 1948）。此外,正如目标3.4和研究表明,定期进行体育锻炼有助于促进心理和社会健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2014a； Lynch， 2015d;英国公共卫生署， 2015； Richards ， 2016； Salmon等人， 2011； Parkinson ,2015）。具体而言,建议5至12岁的儿童每天进行至少60分钟的中等至高强度体育锻炼,以获得社交、情感、智力和健康方面的益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2014b）。体育教育“是终身参与体育活动的起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 年,第 6 页）,而优质体育教育 (QPE) “载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8 年《国际体育与运动宪章》,该宪章阐述了体育教育作为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必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 年,第 11 页）。

《国际体育宪章》于1977年6月至1978年5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体育与运动委员会（CIGEPS)与国际健康、体育、娱乐、运动与舞蹈理事会（ICHPER-SD)等其他相关组织的工作会议制定。该宪章的设立旨在应对当时学校系统中普遍存在的对体育教育和运动地位的负面态度问题（Yang 2004;引自Lynch 2015c）。如今,体育活动是健康机能和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已得到普遍认可。Bailey, Hillman,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Arent 和 Petitpas 将与运动相关的身体活动的各种益处概括为以下几种资本:情感资本、经济资本、个人资本、智力资本、身体资本和社会资本（ 2013）。

2015年被确定为全球采取行动消除贫困、促进繁荣和全民福祉、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一年。这一确定凸显了家庭作业和体育教育在学校中的重要性。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决议第37段明确指出体育运动在家庭作业和体育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确认了体育锻炼的重要性:

37. 体育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我们认识到,体育在促进宽容和尊重方面,对实现发展与和平做出了日益增长的贡献,它有助于增强妇女、青年、个人和社区的权能,并有助于实现健康、教育和社会包容的目标。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这项新的联合国议程特别承认体育在促进健康生活方式、教育和社会融合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http://www.olympic.org/news/un-general-assembly-includes-sport-in-post-2015-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247226 ）。体育被定义为学校体育课程的自然延伸（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 ,而体育课程又属于家庭与体育教育的范畴。“体育教育作为唯一一门将身体和运动能力与基于价值观的学习和沟通相结合的课程,为培养21世纪成功所需的技能提供了学习途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第6页）。此外,它还提倡包容性，“受过体育教育的人在体育活动环境中能够理解和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Gallahue 和 Donnelly， 2003 年,第 144 页）。在澳大利亚,作为这一合作关系故事的背景,这种关系已经倡导了几十年：

20 世纪 40 年代末,体育教育开始被定位为儿童参与体育运动的“基石” ,是培养参与体育运动所需技能的场所,并且首次明确地将学校体育教育与终身参与体育活动联系起来（Kirk 2014）。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斯韦茨指出,体育运动是促进大洋洲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并明确将非传染性疾病列为澳大利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2015）。非传染性疾病包括肥胖、心脏病、中风、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所有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病例中,有6%至10%可归因于缺乏运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第6页）。因此,体育锻炼在降低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和提升健康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行动优先

这段旅程着重从体育教育的角度探讨健康和福祉。
幸福感可以定义为“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状态感到良好的状态”（澳大利亚联邦政府2014a,第 1 页）。
澳大利亚学校健康与体育教育的关键学习领域是“健康与体育教育（HPE）”；

> 健康与体育教育旨在教导学生如何在各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提升自身及他人的健康、安全、福祉和体育活动参与度。健康与体育教育学习领域以生理学、营养学、生物力学和心理学等科学领域为基础,这些领域为我们理解健康、安全和积极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理论基础。（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 (ACARA) 2015,第 4 页）

在健康的各个维度中,包括身体、社交、情感、心理和精神,虽然都很重要,但“身体”这一概念在术语中明确提及,并且运动的价值构成了 HPE 学习领域的基础。

> 健康与体育教育是课程中的关键学习领域,它明确侧重于培养学生参与体育活动所需的运动技能和概念,使他们能够胜任且自信地参与其中。
>
> 学生在健康与体育教育中通过运动所获得的知识、理解、技能和素养,鼓励他们终身参与体育活动,进而带来积极的健康结果。运动能力和自信心被视为一项重要的个人和社会资产,需要加以培养、提升和重视。
>
> 运动研究也为学生提供了挑战和机会,以增强一系列有助于身心健康的个人和社会技能和行为。（ACARA 2015,第 5 页）。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健康可以通过所有健康维度来实现,但体育教育是本次倡议的重点,也是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这一关键学习领域的核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体育教育是积极行为模式的基础,也是让儿童和青少年系统地参与全面健康生活方式的最佳途径”（2015年,第44页）。尽管体育教育合作项目与体育运动相关,但“高质量体育教育”始终是其关注的焦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高质量体育教育的定义如下：

> 体育教育是一种有计划、循序渐进、包容性的学习体验,是幼儿、小学和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教育是终身参与体育活动和运动的基础。通过体育课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学习体验应符合他们的发展阶段,以帮助他们获得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所需的心理运动技能、认知理解能力以及社交和情感技能。（2015,第9页）

这就是为什么领导力、规划、指导、包容性和质量如此重要。
教育学是职前教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

国际公民社会中心 (ICSC) 的报告将跨国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 (MSP) 定义为“公共和私人行为者之间制度化的跨界互动,旨在提供集体产品”（2014 年,第 6 页）；此外,报告还明确指出,MSP 尚未发挥其全部潜力。

> 我们迫切需要在各个地理层面建立多元化的伙伴关系:全球、区域,尤其是国家层面。涓滴式发展无法惠及最弱势群体,我们需要确保这些伙伴关系真正关注最弱势群体。（巴德诺克[世界展望会全球倡导副总裁] 2015）

“健康与体育教育”项目“最佳开端:社区协作促进终身健康与福祉”结合了社区优势,并建立了本地和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也称为优势视角方法。该项目最初只是一个初步构想,但很快发展壮大,涉及方方面面。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澳大利亚的一所大学、几所学校、澳大利亚注册培训机构 (RTO)、当地的医疗卫生行业（当地休闲和体育中心）、教育部门、国家级体育管理机构，以及英国一所世界领先的国际教师职前教育 (ITE) 大学课程都采用了这种基于优势的模式。同样，英格兰体育协会的“利用我们的学校”计划也采用了这种模式，该计划“致力于帮助全国各地的人们和社区养成终身运动的习惯”（ http://www.sportengland.org/facilities-planning/ ）。

（use-our-school/ ）。所有本地和国际合作关系均在未获得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发起和发展，这使得该倡议对全球教师教育具有吸引力和实际意义。这个独特的项目倡导人际关系的力量，以优化学习并促进公平。

这些合作项目包括让职前教师在大学辅导课期间为孩子们教授健康、体育和体育课程，将大学课堂上传统学习的理论知识与通常只存在于学校的经验知识相结合。项目设想，这种结合能够带来有意义的学习和教学体验。理论与实践脱节被认为是教师教育课程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并被称作教育的“阿喀琉斯之踵”（Zeichner 2010）。

诸如“最佳起步　一种促进终身健康和福祉的社区合作模式”之类的社区伙伴关系，提供体验式学习，其课程内容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大学职前教师（表2.1 ）、当地小学生和课堂教师）息息相关、引人入胜、与时俱进、充满活力、趣味盎然且符合其发展阶段。良好的伙伴关系中蕴含着双赢要素，这也是全球和国家教育部门倡导优势视角方法的原因。此外，研究“证实，在学校与社区伙伴关系完善的学校中，学生更有可能积极参与体育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第44页）。全球价值观联盟基金会的创始人和主席在2015年联合国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论坛上详细阐述了这一点：

> 它提高了活动的规模和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汇集了原本只能由一个参与者获得的资源和工具，并有助于相互理解原本无法恰当理解的观点。（Leisinger 2015）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通过伙伴关系实现政策本地化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关注点,影响着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的政策和方案。
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具体目标旨在根据不同国家及其发展水平进行调整。“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息息相关”(Thwaites 2015) ,应纳入国家、州和地方政府的各项流程中。

研究表明,儿童学习和提高运动技能以及接触积极的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体验的最佳时间越早越好,最好是在学前班和小学低年级(Branta 等人1984;澳大利亚联邦 1992; Espenschade 和 Eckert 1980; Kirk 2005; Lynch 2011; 2014a、 b、 c; 2015a、 b、 c、 d、 e)。

在澳大利亚,有观点认为,尽管澳大利亚的教育政策大力倡导健康、体育和体育活动,但相关要求似乎并未得到持续有效的执行(Lynch 2014b; Curry 2012)。类似的“差距”在国际范围内也存在(Hardman 2008)。Curry指出,在澳大利亚,“各州政府制定了确保所有儿童都有机会参加体育课的标准,但这些标准很少得到落实”(2012,第17页)。正因如此,加强合作或许是成功实施相关政策的关键。

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综合报告《2030年实现尊严之路:消除贫困、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保护地球》中,潘基文强调了“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他写道:

> 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协调私营部门行动和公共政策提供了一个平台。变革性伙伴关系建立在原则和价值观、共同愿景和共同目标之上:将人民和地球置于中心地位。它们包括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其中相互问责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建立以原则为基础、负责任的公私人民伙伴关系。(联合国, 2014年,第24页)

克林顿总统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伙伴关系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通过广泛的伙伴关系才能实现”(联合国, 2015)。联合国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先生(2015)的开幕致辞支持了克林顿的观点。埃利亚松强调,必须从垂直的“孤岛式”方法转向水平的、跨领域的合作方式。“我们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必须在各个层面建立包容性的伙伴关系: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有人认为,体育教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理想学习领域(Lynch 2013),特别是“高质量的体育教育是融入更广泛社会的平台,尤其是在挑战污名和克服刻板印象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第 6 页)。

埃利亚松将教育列为合作重点,并明确指出要推行“创新举措”。“我们需要召集合作伙伴,汇集资源,以改善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同时,我们也需要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无论是学校课程的实施,还是国际和国家卫生目标的落实,合作都至关重要。

因此,“伙伴关系”是贯穿整个故事的一个关键主题(图1.1)。

2015年2月28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举办了题为“2015年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如何使其有效运作,以推进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会议。在开幕致辞中,经社理事会主席马丁·萨伊迪克指出,过去二十年来,涉及民间社会、企业、慈善机构、学术界和其他各方参与的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蓬勃发展。萨伊迪克特别强调了在国家层面取得成功的重要性。“伙伴关系在全球层面固然重要,但在国家层面使其有效运作也至关重要。因为真正重要且能被成员国公民关注的事情都发生在国家层面(萨伊迪克, 2015)。”尽管本文所讨论的伙伴关系合作确实具有国际联系,但其背景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国家层面。

在将全球硬件和公共教育目标(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地化时,曼宁建议遵循两个基本原则:

1. 建立一套结构化的流程和资源,以加强社会弱势社区的发展体系,从而可持续地改善儿童的福祉;2. 测试这些流程在促进社区联盟实现集体影响方面的有效性,以及其向新社区推广的可行性。(2014 年,第 44 页)

埃利奥特认为,“促进儿童在幼儿期和学校环境中身心健康的核心在于与家庭的沟通与合作,以及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紧密联系(2014,第191页)。”此外,埃利奥特还提到了“互联互通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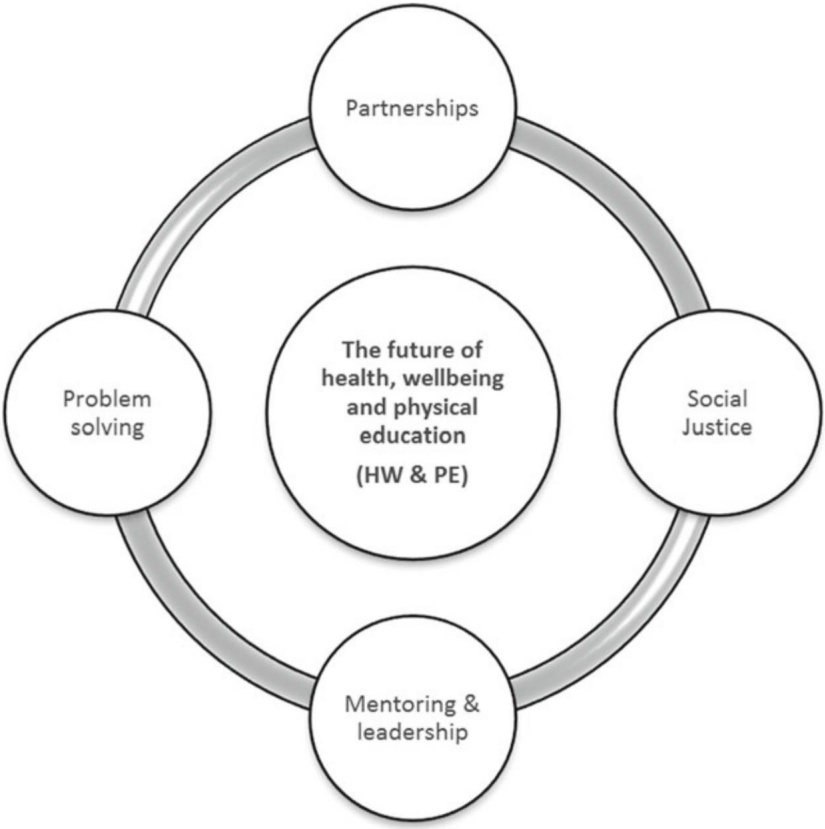


图 1.1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概念框架，“最佳开端:终身健康和福祉的社区协作方法”

情感被描述为“对关爱、教学和学习的深度投入”（ 2014,第191页），它与个人自我价值感、人际意识和健康的人际关系相关,倡导社会情感和谐。在课程和教学方面,至关重要的是要让儿童积极参与并受到启发。每个家庭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实施方案也需要因地制宜。了解家庭需要时间和人际交往技巧,同样,与任何利益相关者建立信任也需要时间（Elliott 2014； Lynch 2013）。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埃利奥特,并通过体育教育扩大伙伴关系,从家庭扩展到更广泛的社区:

> 在考虑体育教育在促进人们终身保持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时,发展学校与社区体育组织和俱乐部之间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以便实现更广泛的终身教育成果,包括健康和福祉,以及个人和社会发展。
>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 年,第 44 页)。

社会正义:国家

故事情节的另一个关键主题是社会正义(图1.1)。吉普斯兰地区是这项计划的背景地,该地区很大一部分人口属于社会经济弱势群体。2008 年《墨尔本青年教育目标宣言》(MCEETYA 2008)中确立的目标是“为我们最弱势和最孤立的学生实现公平、社会正义和改善学习成果”(Ewing 2010,第 127 页)。目标包括:

目标 1:澳大利亚的教育促进公平和卓越。
目标 2:所有澳大利亚青年都成为:

- 成功的学习者
- 自信且富有创造力的人
- 积极参与且知情的公民

这些目标推动了澳大利亚近期的课程改革;改革以社会批判教育学为基础,并以社会文化视角为支撑。这种视角具有包容性,并促进社会正义(QSCC 1999):

> 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将依托其多学科基础,引导学生质疑影响健康和福祉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在此过程中,学生将探索包容性、权力不平等、不言而喻的假设、多样性和社会正义等问题,并制定策略来改善自身和他人的健康和福祉。(ACARA 2012,第5页)

为实现《墨尔本宣言》的目标,我们承诺采取行动,包括:推广世界一流的课程和评估;以及改进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提高澳大利亚弱势青年,特别是来自较低社会经济背景的青年的教育成果。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政策倡导的公平和社会正义理念,也渗透到澳大利亚国家政策和课程文件中,例如:《澳大利亚课程 健康与体育教育》、《澳大利亚幼儿学习框架》等。

《归属感、存在感与成长》(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2009)、《健康饮食 澳大利亚膳食指南》(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2013a)、《2012年澳大利亚儿童概况》(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 2012)、《澳大利亚体育活动和久坐行为指南》(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2014b)、《保持健康(第五版) 预防幼儿教育和保育服务中的传染病》(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2012)、《社会与情感健康 教师指南》(澳大利亚联邦政府,2013b)以及《社会与情感健康 儿童服务教育工作者指南》(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由卫生与老龄部代表, 2012)。这些政策、指南和课程文件促成了多项国家政府举措。

澳大利亚儿童与青少年研究联盟 (ARACY) 开展了一项实证研究,共有超过 3700 名参与者。在 46 项指标中,澳大利亚有 12 项指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成员国中排名前三分之一,但在“无业家庭、婴儿死亡率、糖尿病和哮喘发病率、青少年受教育程度、3-5 岁儿童学前教育程度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这几项指标中排名后三分之一(ARACY 2013,第 4 页)。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出台了大量政策和举措,但大多数领域的状况与 2008 年的上一份报告相比并未改善(Lynch 2015b)。Manning 指出,“已实施的干预措施往往缺乏与社区关键机构的重要合作关系;在社会和经济弱势地区尤其如此”(2014,第 44 页)。在这种合作关系中,社区合作故事、国际和国家政策得以实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改进。

职前教师的一项明显优势是获得了更多学习机会,因为课程提供了“动手实践”的实践体验式学习和教学,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些课程还为当地小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游泳、体育活动和网球指导(免费)。这为孩子们创造了学习体验。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否则他们可能无法获得这些资源,从而促进了家庭、俱乐部和机构之间的联系。此外,还为课堂教师提供了专业发展培训,增强了教师的信心和能力,进而促进了儿童健康的持续发展。

多个社区参与了课程和教学研究与改革。该项目通过与维多利亚州其他地区以及澳大利亚和国际社区的联系,创造性地优化了区域/乡村社区的现有资源。项目规划通过国际研究得到加强,数据来源于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授予英国小学体育课程“杰出”评级的案例研究(2012年和2014年)。

国际合作有助于发现独特的契机,并建立支持网络,从而赋予项目新的目标。这项举措为在本地和全球社区开展健康促进和体育教育提供了新的方向。

社会正义:地方层面

这段独特的旅程始于2011年第一学期,在莫纳什大学
吉普斯兰校区。莫纳什大学(吉普斯兰校区)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东部吉普斯兰中部拉特罗贝谷的丘吉尔镇。吉普斯兰地区很大一部分人口属于社会经济弱势群体,这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影响:

> 吉普斯兰地区的学校留级率明显低于大都市区。在维多利亚州所有10个地区中,吉普斯兰的留级率排名倒数第二。只有四分之三的十年级学生能够升入十二年级。
>
> 人们普遍认为,12 年级的留校率较低是导致偏远地区学生接受中学后教育程度较低的一个因素(教育和幼儿发展部 [DEECD] 2011 年,第 8 页)。

该地区对教育的期望值较低,这一点显而易见;“提交的材料表明,家庭对教育的期望值较低,这可能部分是由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SES)和教育程度较低造成的”(DEECD 2011,第 21 页)。

此外,“教育成本是参与高等教育的一大障碍”。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吉普斯兰地区的教育”（DEECD 2011,第23页）。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职前教师而言,以最低成本创造机会并提高活动效率至关重要。当地小学的儿童也受到社会经济地位（SES)的影响。

“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儿童和青少年与都市地区的同龄人在健康、福祉、安全以及学习和发展成果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DEECD 2013,第 138 页）。

此外,维多利亚州的健康状况在“家庭收入中位数较低的两个地区（吉普斯兰和洛登马利)最差”（DEECD 2013,第139页）。最近一项针对维多利亚州公立小学校长的调查显示,农村、偏远地区的学校规模通常较小,在健康与体育教育（HPE)的实施方面面临诸多障碍。尽管在接受调查的138所学校中,有72.5%的学校配备了健康与体育教育专职教师,

> 学生人数少于 100 人的学校经常反映,由于地处农村、偏远地区,聘请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 专家既不现实也不经济。一些校长表示,他们处于不利地位,需要资金和专业发展方面的帮助。(Lynch 2015b, p. 97)

社会经济劣势程度较高和地理位置偏远与肥胖和超重患病率相关。因此,这些因素也与维多利亚州农村地区相关（DEECD 2013,第43页）。此外,维多利亚州农村地区的儿童在入学初期更有可能面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DEECD 2013）。建议通过健康饮食、规律运动和充足睡眠来保持身心健康,学校应重视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www.responseability.org）。维多利亚州农村居民反映,他们获得以下资源的机会较少:基本服务;设施;良好的公园;游乐场;游戏空间;以及便捷、经济且定期的交通（DEECD 2013）,而这正是“最佳起步”计划的另一项社区联系优势。

–

指导与领导力

指导和领导是这个故事线的另一个主题（图1.1）。
课程规划、学习和教学均以国际研究为指导,旨在更好地管理职前教师教育（ITE）利益相关者。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为了优化他们的教育体验。如前所述,数据来源于英格兰西南部一所大学的课程,一项小学体育教育示范课程案例研究于2012年1月和2014年1月进行。之所以选择这门课程,是因为它被英国国家教育标准局（Ofsted,2010/2011)评为“优秀”。此外,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该课程的主要优势在于其与社区的紧密联系。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这门成功的小学体育教育课程进行定性解释性研究。研究内容和发现详见第5章和第6章。 。

社区合作的理想是创建一个“混合空间”,实现“学术界、实践者和社区专家之间非等级化的互动”（Zeichner 2010,第89页）。尽管文献探讨了“混合空间”理念的优势,但在家庭与体育教育领域,高质量的研究却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是空白。这项“最佳开端”计划的内容、范围、组织和教育特色所带来的独特益处在于其模式和实践经验。该计划展现了联合国理念如何在当地学校和社区中得以转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一项国家优质教育战略,倡导包容性。该战略的五个重点要素包括：

1. 教师教育、供应和发展 2. 设施、设备和资源 3. 课程灵活性 4. 社区伙伴关系 5. 监测和质量保证（ 2015 年,第 23 页）。

吉普斯兰“最佳起步”计划旨在循序渐进地培养职前教师的自信心和能力。从一级高等教育课程（第一年)开始,学生们通过同伴教学实践（EDF1600 学校体育教育)教授课程内容。这使他们有机会在教师培训师、学校教师和同伴的支持下,与当地学校的孩子们进行小组教学。在二级和三级（第二年和第三年）,职前教师们为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的孩子们教授所选运动和网球课程（EDF3619 体育和身体活动教育）,以及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EDF2611）。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体验水上活动）。只有在准教师证明他们已做好准备并确保最大限度的安全后，课程才会进行。最终的教学实践由学生在第二和第三学年的第二学期独立完成，形式包括与小学合作的住宿营（EDF3616 营地规划与实践）以及在小学和体育俱乐部进行的教练实践（EDF2616 教练）。

问题解决

伙伴关系常常因各种复杂繁琐的问题而失败。对340个多方合作项目的分析表明，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合作产出与既定目标直接相关，因此，总体而言，这些合作项目的有效性普遍较低。

38% 未记录或实现任何活动；26% 开展了一些活动，但与既定目标不符；12% 部分符合；24% 所有产出均与既定目标直接一致（Pattberg等人， 2012）。

全球伙伴关系成功率不足四分之一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莱辛格所说的“棘手”问题。棘手问题“并非邪恶，而是棘手、复杂、混乱且规模庞大，涉及相互作用且不断演变的社会背景。这正是我们在2015年后发展领域所面临的挑战。”（Leisinger 2015）。在教育领域，此类棘手问题早已被识别，并多年来一直与课程实施和改革密切相关。“似乎此前仅实现了表面上的课程改革，包括体育与健康教育中教师的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改变。”（Lynch 2014b，第6页）。课程改革被公认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Sparkes 1991），而且往往具有社会复杂性（Fullan 2001）。

这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Hall 1992），因为许多国家的教育工作者似乎对真正的变革抱有极大的抵触情绪（Sparkes 1991）。此外，棘手问题与问题解决这一关键主题直接相关（图1.1）。在特定的合作关系背景下，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可能拥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价值体系。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他们还受到不同的时间限制。因此,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Leisinger 2015）。教育变革中的问题往往更多地在于“规划和协调涉及数千人的多层次社会过程的困难”（Fullan 2001,第69页）。此外，“有效的改进策略需要理解过程,这种思维方式无法用任何步骤清单来概括”（Fullan 2001,第71页）。

解决问题对于当今世界快速变化至关重要,而规划未来（这本身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同样重要。海洋空间规划的可持续性问题常常层出不穷,因为相关努力“将追求进步、利润和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的环境消费的商业价值观,与强调生态可持续性、与自然相互依存以及反对过度开发的环境价值观对立起来”（Gray 2007,第30页）。

伙伴关系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弥合这些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并共同努力实现共同利益”（ICSC 2014,第13页）。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言：

> 执行不仅仅关乎数量,更关乎携手合作,团结一致地解决问题。包容性伙伴关系必须是各级执行工作的关键特征: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层面。
>
> 我们知道这能带来多大的变革。（联合国2014 年,第 24 页）

国际公理会委员会（ICSC)关于多边伙伴关系（MSP)的报告“对多边伙伴关系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绩效进行了基于证据的评估”（ICSC 2014,第2页）。为了提高成功率并最大限度地减少问题,ICSC列出了成功伙伴关系的九个组成部分（表1.1）：

本文提出的主题构成了指导合作故事线的概念框架的要素,如图 1.1 所示。这种社区合作对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和政府来说意义重大,他们面临着重新思考大学课程、学校经历和社区健康促进之间联系的挑战,尤其是在考虑健康、福祉和体育的未来时。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表 1.1成功伙伴关系的九个组成部分（ICSC 2014,第 14 页）

演员	1. 领导力	· 创造势头 · 指导流程 · 促进 团队凝聚力 · 整合合适的资源 和技能 · 创造比较优势 · 优先考虑包容性
步骤三:目标设定		· 制定共同愿景和目标 · 确保高目标和精准 度 · 与全球目标和规范保持一致 · 寻求创新的融 资方案 · 多元化融资来源 · 投资于专业的基金
	4. 资金	管理 · 建立独立的秘书处 · 投资于全职专业 人员 · 确保专业的流程管理 · 力求 透明 · 创建稳健且可衡量的指标
	5. 管理	
	6. 监测、报告、评估和学习	
第七部分:元治理		·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调整行为 · 设定合作伙伴关系的 最低标准 · 委托机构进行审查程序 · 探索合作伙 伴关系之间的联系 · 承认问题的差异 · 调整预期 · 根据 问题结构进行设计 9. 政治和社会背景 · 识别问题（例
	8. 问题结构	如腐败）
		· 参与能力建设 · 选择最有利的环境

参考

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2012)。澳大利亚课程草案:健康与体育教育。检索自http://www.acara.edu.au/hpe.html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2015)。澳大利亚课程健康与体育教育。检索自http://www.austra-liancurriculum.edu.au/health-and-physical-education/rationale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2012)。 2012年澳大利亚儿童概况。检索自http://www.aihw.gov.au/WorkArea/DownloadAsset.aspx?id=10737423340澳大利亚儿童与青少年研究联盟。(2013)。成绩单　澳大利亚青少年的福祉。检索自http://www.aracy.org.au/documents/item/104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Badenoch, C. (2015年2月27日)。世界展望会全球倡导副总裁,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特别活动小组成员 “2015年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如何使其发挥作用,以促进2015年后发展议程”。检索自http://webtv.un.org/watch/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如何使其在2015年后发挥作用?发展议程经济和社会理事会/4084615948001 Bailey, R., Hillman, C., Arent, S., & Petitpas, A. (2013). 体育活动:对人力资本的低估投资?体育活动与健康杂志,10,289-308 。

Branta, C., Haubenstricker, J., & Seefeldt, V. (1984). 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运动技能的年龄变化。运动与体育科学评论，12,467–520 。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体育教育 参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报告。堪培拉,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参议院印刷局。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2009)。归属感、存在感和成长感:澳大利亚幼儿早期学习框架。检索自http://files.acecqa.gov。au/files/National-Quality-Framework-Resources-Kit/belonging_being_and_becoming成为澳大利亚的早期学习框架.pdf澳大利亚联邦政府。(2012)。保持健康:预防幼儿传染病（第5版） 。检索自http://www.nhmrc.gov.au/_files_nhmrc/publications/attachments/ch55_staying_healthy_childcare_5th_edition_0.pdf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2013a)。健康饮食:澳大利亚膳食指南。检索自https://www.eatforhealth.gov.au/sites/default/files/文件/the_guidelines/n55_australian_dietary_guidelines.pdf澳大利亚联邦政府。(2013b)。社会情感福祉:教师指南。检索自http://www.responseability.org/__data/assets/pdf_文件/0009/4878/Social-and-Emotional-Wellbeing-A-Teachers-Guide.pdf澳大利亚联邦政府。(2014a)。福祉与自我保健情况说明书。检索自http://www.responseability.org/__data/assets/pdf_file/0011/10541/健康与自我护理最终版.pdf澳大利亚联邦政府。(2014b)。您的孩子每天进行60分钟的体育活动吗?减少久坐,让孩子终身保持活力!澳大利亚体育活动和久坐行为指南:5-12岁。检索自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F01F92328EDADA5BCA257BF0001E720D/$文件/手册%20PA%20Guidelines_A5_5- 12yrs.PDF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由卫生与老龄部代表）。(2012）。社会情感福祉:儿童服务教育工作者指南。检索自http://www.responseability.org/__data/assets/pdf_file/0007/4885/Educators-Guide-for-the-website.pdf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Curry, C. (2012). 为什么公立小学需要专业的体育教师。 《积极健康杂志》， 19(2),17-19。

维多利亚州教育与幼儿发展部。(2011年8月)。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高等教育计划（讨论文件） 。检索自 http://www.education.vic.gov.au/Documents/about/programs/distanceed/tertedupgipps.pdf

维多利亚州教育和幼儿发展部。(2013)。维多利亚州儿童状况报告:一份关于维多利亚州农村和偏远地区儿童和青少年状况的报告。检索自http://www.education.vic.gov。au/Documents/about/research/sovc2011.pdf

埃利亚松,J.（2015年5月28日）。联合国副秘书长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伙伴关系论坛上的开幕致辞 “伙伴关系在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的作用:如何将其付诸实践”。检索自http://webtv.un.org/search/jan-eliasson-deputy-secretary-general-on-the-role-of-partnerships-in-achieving-the-post-2015-development-agenda-making-it-happen-ecosoc-partnerships-event-opening-remarks/4262210753001?term=Eliasson&languages=&sort=日期

Elliott, A. (2014). 与家庭建立联系。载于 S. Garvis & D. Pendergast (编),儿童时期的健康与福祉(第190–205 页)。维多利亚州墨尔本港:剑桥大学出版社。

Espenschade, A. S. 和 Eckert, H. M. (1980)。运动发展（第2版）。悉尼，新南威尔士州:梅里尔。

尤因,R.（2010）。课程与评估:叙事方法。南方墨尔本,维多利亚州:牛津大学出版社。

Fullan, M. (2001).教育变革的新意义（第3版）。纽约:教师学院出版社。

Gallahue, D. L. 和 Donnelly, F. C. (2003)。发展性体育教育所有儿童（第 4 版）。伊利诺伊州香槟市:Human Kinetics 出版社。

Gray, B. (2007). 伙伴关系构建过程:预测障碍并提高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成功的可能性。载于 P. Glasbergen、F. Biermann 和 A. PJ Mol (编),《伙伴关系、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反思》。（第 27-41 页）。切尔滕纳姆: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

Hall, G. (1992). 变革促进团队的特征:实施成功的关键。教育研究与展望， 19(1),95-110。

Hardman, K. (2008). 学校体育教育:全球视角。运动机能学， 40(1),5-28。

国际公民社会中心。(2014)。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成功的基石。检索自https://icscentre.org/downloads/14_10_02_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pdf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Kirk, D. (2005). 体育教育、青少年运动和终身参与：早期学习经验的重要性。欧洲体育教育评论， 11(3)，239–255。

Kirk, D. (2014). 体育教育未来发展的关键时刻？探寻弗里茨·杜拉斯的遗产。 《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 5(2)，103–116。doi: 10.1080/18377122.2014.906055 。

莱辛格，K.（2015年2月27日）。全球价值观联盟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 世界展望会，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特别活动小组成员 “2015年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如何使其发挥作用，以促进2015年后发展议程”。检索自http://webtv.un.org/watch/

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如何使其在2015年后发挥作用？
发展议程经济和社会理事会/4084615948001 Lynch, T. (2011). 澳大利亚小学健康与体育
教育 (HPE) 课程的典范是什么样的？载于第 53 届国际健康、体育、娱乐、运动和舞蹈理事会 (ICHPER-SD) 周年世界大会暨展览会论文集，埃及开罗。

摘自http://www.ichpersd.org/i/publications/Proceedings_for_
开罗.pdf
Lynch, T. (2013). 学校教学卓越中心 (SCTE)：了解学校和大学在健康和体育教育方面的新方向。

《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 4(3)，249–266。doi： 10.1080/18377122.2013.836770 。

Lynch, T. (2014a). 为澳大利亚农村、偏远地区和边远地区培养高质量毕业生的资源包培训框架：全球视角。

澳大利亚和国际农村教育杂志， 24(2)，1-14。doi： 10.13140/2.1.2518.7842 。

Lynch, T. (2014b). 澳大利亚课程改革 II：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欧洲体育教育评论， 20(4)，508–524。doi: 1

0.1177/1356336X14535166 。
Lynch, T. (2014c). 探究双赢局面：通过教师教育为吉普斯兰地区当地小学儿童提供高质量的游泳体验。载于 A. Gunstone (编)，《发展澳大利亚区域可持续教育》 （第 117-132 页）。墨尔本，维多利亚州：莫纳什大学出版社。

Lynch, T. (2015a). 澳大利亚水上运动课程改革：小心翼翼地前行。 《国际水上运动研究与教育杂志》，9(2)，201–213。doi: 10.1123/ijare.2015-0005#_blank 。

Lynch, T. (2015b). 健康与体育教育（HPE）：在小学中的实施。 《国际教育研究杂志》， 70(c)，88–100。doi: 10.1016/j.ijer.2015.02.003 。

Lynch, T. (2015c). 国际健康、体育、娱乐、运动和舞蹈理事会 (ICHPER-SD)：与 ACHPER 合作。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第29届澳大利亚健康、体育与休闲理事会（ACHPER)国际会议论文集。南澳大利亚州阿德莱德：ACHPER。检索自http://www.achper.org.au/documents/item/433 Lynch, T. (2015d). Investigating children s spiritual experiences through the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learning area in Australian schools.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54(1), 202–220. doi: 10.1007/s10943-013-9802-2 Lynch, T. (2015e). 教师教育体育：探索混合空间。Cogent Education, 2(1), 1027085。doi: 10.1080/2331186X.2015。

1027085 。

Manning, M. (2014). 促进健康发展和福祉。载于 S. Garvis 和 D. Pendergast (编),儿童时期的健康与福祉(第 33-49 页)。维多利亚州墨尔本港：剑桥大学出版社。

教育、就业、培训和青年事务部长理事会。
（2008）。墨尔本宣言：澳大利亚青年的教育目标。
摘自http://www.curriculum.edu.au/verve/_resources/National_
关于澳大利亚青年教育目标的宣言.pdf帕金森，E.（2015年8月16日）。迪克·特尔福德的研究发现，体育运动可以提高NAPLAN成绩。 《金融评论》。检索自http://www.afr.com/

新闻/特别报道/afr16srsportyourchildseducation---20150814-giyyh4 Pattberg, P.、Biermann, F.、Chan, S. 和 Mert, A. (2012)。公私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出现、影响和合法性。

切尔滕纳姆：爱德华·埃尔加。
英国公共卫生署。(2015)。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情绪健康和福祉：全校参与的方法。检索自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

data/file/414908/Final_EHWB_draft_20_03_15.pdf
昆士兰学校课程委员会。(1999)。健康与体育教育初始在职培训材料。布里斯班，昆士兰州：昆士兰教育出版服务部。

Richards, R. (2016).学校体育。检索自https://www.clearinghouseforsport.gov.au/knowledge_base/organised_sport/value_of_sport/school_sport萨伊迪克，M.（2015年2月27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主席 “2015年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如何使其发挥作用，以推进2015年后发展议程”。检索自http://webtv.un.org/

观看/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如何使其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发挥作用（经济和社会理事会）/4084615948001 Salmon, J.、Arundel, L.、Hume, C.、Brown, H.、Hesketh, K.、Dunstan, D. 等。
（2011）。一项旨在减少 8-9 岁儿童久坐行为并促进其身体活动和健康的整群随机对照试验：transform-us!
研究。BMC公共卫生，11，759 。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Sparkes, A. (1991). 课程改革：获得一种视角。载于 N. Armstrong & A. Sparkes (编),体育教育问题(第 1-19 页)。
伦敦：卡塞尔教育出版社。

Thwaites, J. (2015年9月24日)。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澳大利亚来说是双赢的局面。检索自http://theconversation.com/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a-win-win-for-australia-47263

联合国。(2014)。 《2030年迈向尊严之路：消除贫困、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保护地球》。秘书长关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综合报告。检索自http://www.un.org/disabilities/documents/reports/SG_Synthesis_Report_Road_to_Dignity_by_2030.pdf联合国。(2015)。伙伴关系在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的作用：如何使其落地。克林顿总统的讲话。摘自http://www.lessonsfromhaiti.org/press-and-media/transcripts/president-clintons-remarks-at-th/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

（2015）。优质体育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社。

世界卫生组织。(1948)。 《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序言
卫生组织。纽约：作者。

杨迪（2004）。ICHPER-SD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超过40年。
第十届ICHPER-SD欧洲大会暨TSSA第八届国际运动科学大会论文集（第1-4页）。土耳其安塔利亚。检索自http://media.wix.com/ugd/842c5e_a9785a7bac374487952ba6be-a373bbb5.pdf

Zeichner, K. (2010). 重新思考大学教师教育中校园课程与实地经验之间的联系。教师教育杂志， 61(1–2)，89–99。